

白話戰國策讀本
譯解國語



上
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嘅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撫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

戰國策序

二

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序

戰國策者，乃漢劉向哀合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成一帙，作者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蓋衰世之書也。漢書藝文志列與史記爲一類，各史因之，良是。晁公武讀書志始改入子部縱橫家，殊爲未允。文獻通考遂承其誤。高誘注久佚，存者十篇，其餘皆宋姚宏校正續注，賓退錄稱姚令威寬補注者誤。黃蕤圃影摹而刊之，世推善本，附以顧氏札記，黃序亦卽顧作，思適齋集可考。蘇秦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者乎？」設心注意，祇有金玉錦繡卿相之圖，此其人卽小有才能，寧復有益於天下國家哉？故曾氏曰：「蘇秦商鞅吳起李斯之徒，卒以亡其身而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天下之理，至易明瞭，治與亂，兩言而決爾。劉中壘曰：「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游談之士，口是心違，弁髦道德，陷溺功利，詭譎相輕，朝秦暮楚，莫顧一切，如是而欲冀世之亂國之無戰，其可得耶？夫秦虎狼之國也，諸侯莫不畏焉，獨魯連以匹夫而謀抗之，可愧列國，可謂傑士已！顏觸王斗豫讓趙文趙盾之徒，皆知自重，亦不失爲人傑，值得後

人追慕崇拜者耳！校國策者，以曾姚爲最善，注國策者，以鮑吳爲較詳。先秦古書，在宋時已難疾讀，何況時至今日，補注者悉皆未善。惟南匯經學大師于香艸氏撰有戰國策注三十五卷，用力最勤，稿凡六七易，爲世間國策注第一善本。方聞之士，類皆知而肆之，率願爲刊傳者。惜好事多磨，波折橫生。昔王均卿先生紹介某局代刊，委不佞任校讎之役，已植鉛至十二卷。而予離該局後，事務日忙，無暇兼顧。稿主復忽欲自付剞劂，遂爾擱置至今。然亦徒託空言，艱於進行。王老又歸道山，故是書出版之日，殊屬渺茫。予茲爲大達社作譯解戰國策序，實不能無慨于著之難以快覩也！清代諸儒，致力國策者，不過數家。元和顧氏，吳黃氏，高郵王氏，金山顧氏，陽湖張氏，歙程氏，類皆具策書之一體，發明恨其太少。若于氏之書，可謂國策功臣，能集大成者也。世儒比之於段氏注說文，鍾氏注穀梁，吾亦云然。姚伯聲以伉直忤秦檜死，可謂能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善讀國策矣。吾願今之學子，讀此衰世之書者，當學姚之學，志姚之志，勿效儀秦之徒，牢存功利之見，自誤以誤國爲國策之罪人，而又姚之所笑也，不大懿乎？斯則前賢所以刊傳此書之意，并獲其最上慰藉。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下澣南匯朱太忙撰序

序

戰國策自劉子改校定至宋嘉祐閒已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重校本高氏注隋時止存廿一篇今庫存十篇以高注呂氏淮南相校頗有繁省之殊似十篇注尙非足本也自鮑彪注盛行芟棄高氏注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唯剡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校勘精密最爲藝林所珍近雖重刊揚州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羣入殊非不知蓋闕之義黃君蕘圃乃取家藏宋槧本重鋟諸堅木行款點畫壹仍其舊其中烏焉魚豕審知譌謬者別爲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肯移易隻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疑者今於蕘圃見之洵書城中快事也伯聲跋疑墨忠爲武后造字予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近鄙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先人爲老巧言爲辨之類一忠當因草書臣字相似附會成之陸德明論語釋文忠兩見皆云古臣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韓朋卽公仲侈侈與朋聲不協當是俚之誤隸書多似朋故俚譌爲侈朋朋本一字朋與憑聲相近故亦稱韓憑矣尋繹之次偶舉二事實諸蕘圃願有以教我

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後序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總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旣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尙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駿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敍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

家之學與韓非太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墓圃其以爲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

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代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若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

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圍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祕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情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

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踈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墨患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墨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墨乃古地字又墨字見亢倉子鷩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思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變水乏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

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敍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

觀以相交期會

集作朝會

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

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

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

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

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

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

錢劉同曾作例

爲侯王

詐譎之國興立

錢集作立曾作兵

爲強是以傳

一作轉

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

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

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

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曾集作巧劉作功

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

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

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

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